

主 編 馬 學 良

審 訂 羅 國 義

本 五 冊 廿 五

此 工 巨 生 多

增 訂

樂 文 叢 刊

本 五 冊 廿 五

也 卅 五 冊 廿 五

則 三 十 冊 廿 五

本 廿 五 冊 廿 五

四 廿 五 冊 廿 五

本 廿 五 冊 廿 五

又 三 十 冊 廿 五

進 卅 五 冊 廿 五

四 川 民 族 出 版 社

增訂

爨文叢刻

上冊

主編 馬學良
審訂 羅國義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九八六·成都

责任编辑：严毓祖

封面设计：魏词国

技术设计：张少普

增订《爨文丛刻》（上） 马学良 罗国义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6.75 字数 250千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00 册

书号：11140·26 定价：35 元



通越洛启坡的“千岁衢”

千岁衢碑题目



千岁衢碑全貌

顶额：汉文
左幅：汉文
右幅：彝文

明成化钟



成化钟铭文（一）汉文



成化钟铭文（二）汉文



成化钟铭文（三）

上幅：彝文
下幅：汉文

序

增订《爨文丛刻》是在原《爨文丛刻》（以下简称《丛刻》）的基础上增补修订的。《丛刻》是一部具有彝族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研究价值的彝文巨著，全书连注音、释读、意译共约十余万字，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它仍是中外出版的彝文经典著作中唯一的一部巨著。

“爨文”就是彝文。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平南中，“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分其羸弱配大姓集、雍、晏、爨、孟、量、毛、李为部曲。”又说：“亮受其俊傑建宁（今昆明县）爨习，朱提孟炎及获为官。”可知爨原是当时这种人中大姓之一。现在所保存的大小爨碑，爨龙颜碑在陆凉，作于刘宋大明二年，爨宝子碑在曲靖，作于晋安帝义熙元年（碑称大亨四年），都是在彝族的区域以内。爨宝子碑不知道是谁写的，爨龙颜碑是爨道庆写的。从什么时候起爨由姓氏而变为族名，最早见于樊绰的《蛮书》的名类篇，记述西爨为白蛮，东爨为乌蛮，并说“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卢鹿蛮部落。”“卢鹿”即旧时称彝族为“罗罗”的转音，可见唐代即已称彝为爨了。明清以来的汉文方志中多称彝族文字为“爨字”。如《天启滇志》卷三十《爨夷条》“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可见“爨文”之称，由来已久了。

《丛刻》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编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编者是丁文江先生，很多人只知道丁文江当时与李四光、翁文灏都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丁先生还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拓荒者。关于丁先生收集整理翻译彝文经典的经过，他在《丛刻》自序中说的很详细，摘录如下：

“民国十九年冬天，我从四川到了贵州的大定。因为得到了赵亚曾先生在云南被害的消息，没有心绪再做地质的工作；同时又因为约好了黄汲清先生在大定会齐，不能不在那里等他。同行的曾士英先生看见我闲居无事，哀悼懊丧，极力劝我想法子消遣。于是我才再着手研究罗罗（即彝族旧称，下同）。一面测量他们的体格，一面搜集他们的书籍。第一部搜集到的是《玄通大书》，是内地会教士斯密特小姐（Schmidt）替我用八元钱买来的。内地会里有一位罗罗‘师傅’，能读经典，可惜他不通汉文，不能翻译。其后有人介绍一位罗文笔先生，他已经七十岁，少年时曾经应过县考，本不懂罗罗文，五十岁以后信了耶稣教（先在内地会，以后转入安息会），想用罗罗文翻译圣经，才发愤学

起来，他带了一本《帝王世纪》来给我看。我请他逐字讲解，才知道大部分是水西安家的历史。大定原是水西土司的地方——所谓水西是指乌江之西，是明朝最有权力的土司，最后为吴三桂所灭。书从宇宙开辟讲起，到吴三桂攻灭水西为止。”

从这段自叙中我们知道丁先生收集整理翻译彝文经典虽出于偶然的会，但在少数民族语文和民族本身同样是受歧视和被压迫的黑暗时代，象丁先生这样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竟然不畏艰险，毅然深入彝区，收集整理彝文经典。在那时为保存彝族文化，到今天为发扬彝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常想，如果这部珍贵的文化遗产，当时没有丁先生的收集整理付印，仍留藏在彝族呗耄（祭师）手中，即使不毁灭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同化政策下，也难逃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浩劫。

《丛刻》中收集的彝文经典是出自贵州的大定（今大方县）彝区。从汉文史料和彝文文献中记载，有人认为“早在蜀汉时期之前，彝族先民就已进入贵州。从时间的上限推论，也许与古代的夜郎有关”。按《大定府志》说“夜郎，盖东有今遵义，中自大定，西连曲靖，而西北包东川、昭通，南跨安顺、兴义而止乎泗城，故曰夜郎最大。”可知古夜郎的疆界实跨川、黔、滇三省部分地区。今日彝族分布主要还是在这个疆域之内，而且大定一带实为明朝时被封建王朝赐姓为安氏的水西安氏土司的世袭地。所谓水西是指乌江之西，是明朝最有权势的土司，最后为吴三桂所灭。可以推想这里曾是彝族文化盛极一时的地区。

《丛刻》中共收《千岁衢碑纪》、《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十一种经典。据自序中说“彝文丛刻共十一种：除去《夷人做道场用经》是谭锡畴先生从四川西部带回来的以外，都是我自己从云南贵州所搜集的罗罗文”。可见，《丛刻》所收的彝文经典可以概括川黔滇彝族的重要文献，是研究彝族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丛刻》的翻译者是贵州大定县的彝族经师罗文笔。翻译的方法是丁先生为他设计的。自序中关于翻译的方法说“罗文笔先生懂得注音字母。我于是给他约定，请他把他所藏的七部书全数翻译出来。译的方法是先抄罗罗文为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译音为第二行，然后用汉文逐字对照直译为第三行，最后一行乃用汉文译意。他照我的方法费了三年的功夫才把七部书译完，陆续邮寄给我”。这是四行对译法。至今犹为翻译的好方法。为我们研究彝族语言文字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彝文资料。但原《丛刻》本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标音和译

文，多有不妥之处。尤其用注音字母标音，既不准确，又不通行，因此有必要重加增订。我们主要做了改、补、增、减、换、调几方面的工作：

1.改：即改注音字母为国际音标，这样标音更准确，适应面更广，使中外学者都能按音标读出彝文的字音。因彝语方言差别较大，译者非一地一人，因此标音以译者方音为主。篇中除《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是译者张兴的云南禄劝县团街公社的方音，《呗耄献祖经》是译者岑光电的四川甘洛县的方音，其余诸篇，都是罗国义的贵州大方县响水区的方音。改译不够确切的词语，一般占原《丛刻》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是由于彝文常有一词多义和古书中多用同音假借字，对某些词语各有不同的理解，译者认识稍有局限，就很难确切地把原文的意思译出来。如《祭龙经》彝文作《》[  ]，彝文“”的本义为“龙”，也有“权”的意思，原《丛刻》中便译作《权神经》，主题搞不准，全篇文意都译不对了。原译者罗文笔先生是信奉基督教的，在译文中不免附有这方面的宗教色彩，用“上帝”，“圣台”、“天国”、“天路”等词，有失彝文词语的原意，并模糊了彝族原始宗教的真实面目。改翻译体例，在原有“四行”译法的基础上，加分段意译和校注两个部分，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改篇目名称，是根据译文的内容修改的。原《丛刻》的11个书目名称中，更改了5个，有6个仍用原名。

2.补：补译原《丛刻》中未曾翻译的《玄通大书》和《千岁衢碑记》。

3.增：增编了《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和《明成化钟铭文》，与原编《千岁衢碑记》编成《金石彝文选》，列为“增订《丛刻》”中的一个独立单元。

4.减：删减内容重复的篇章。原《丛刻》已编译了一卷《指路经》（原名《天路指明》），而在《解冤经》上卷中，又插入一章与前者内容大致相同而没有结尾的《指路经》，这是旧时传抄杂入的重复部分，把它删掉。

5.换：四川的《夷人做道场用经》一篇，文章质量较差，改换《呗耄献祖经》。

6.调：按《丛刻》中各类经书的内容调整了篇目顺序。如《千岁衢碑记》一文，原载于原《丛刻》篇首，经与《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明成化钟铭文》合编成《金石彝文选》之后，因其中多记载彝族罗甸水西的历史，便把它列在《古史通鉴》的后面，这样就更为恰当。

增订《丛刻》较原《丛刻》本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三倍多，译文也较准确易懂，尤其随文注释，可以加深理解文意，是研究彝族文献较有科学性的资料。

以下简要介绍各篇主要内容：

一、《训书》即原《丛刻》中的《说文》。集古代彝族的宇宙观、人生观、政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伦理道德、婚丧习俗等，供彝族“耄史”（歌师）和群众唱读。这部书彝名《𪛗𪛗》[mba-ɿsu-ɿ]，寓有训教的意义，故改译为《训书》。

本书的前三章，记叙了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的认识。他们认为：在天地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整个太空只是一团团浑浑浊浊的气体，后来发生了变化，清气上升形成天，浊气下降形成地。天上出现日、月、星辰司昼夜，分岁月，辨寒暑。“太阳一天运转一度”，一年转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余。月亮每三十天轮回一次圆缺盈亏。分出年月，定了四季，产生了彝族的天文历算。地上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地支”，配合青、赤、白、黑、黄“五龙”主管大地的东、南、西、北、中“四方五路”。人体同样由清、浊二气凝聚而成，有血有气，首先出现了“始祖希慕遮”，居于“希慕古戛”吃着荣树上的荣果，喝着“荣水耀水”，就变得很聪明，懂文史。这实际上是彝族先民对人类在原始时期生活的憧憬。他们还认为“人生肾先生”，受着水木火金土“五行”的抚养，并将肾、肝、心、肺、脾分属五行，产生了原始的人体经络脏腑及其病理医理学说。

第四章《治国论》，讲述汉光武时代，彝族罗甸水西的开国君长勿阿纳（彝语称“纪耄阿基”）和他的两位贤臣根据先师密阿迭的《治国安邦经》，论述“善政治国”的道理。

第五章《婚姻传》，以日、月、莲花、松杉、鸿雁喻男女婚配的礼仪，说明男女居室是人之大伦。是一首感情丰富，形象鲜明的婚嫁歌。

第六章《治丧吊丧》（原书题为“慎终追远”），记述彝族先民笃贤卜巧死后，他的儿、媳们给他治丧，举行祭仪，亲戚们从四方来赶祭。说明对死者举行这样隆重的祭奠礼仪，要虔诚，使凡人无可非议。

第七章《悼念父母》（原书题为“父母劬劳”），从记述彝族先民实勺家死后请唢耄念经祭荐的故事，说明孝子贤媳要为已故的父母举行隆重的祭仪，以示对死者的悼念。

第八章《杉台记》（原书题为“圣台论”），是记述彝族先民开始制造台桌的故事，反映了彝族原始手工工匠的出现。

二、《古史通鉴》即原《丛刻》中的《帝王世纪（人类历史）》。书中记述彝族从希慕遮到笃慕的三十一代父子连名世系。笃慕约当东周末年蜀洪水时期人。原居于成都平原，当时因避洪水，率领其部族迁往滇东北的洛尼山，其后裔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个支系（习称“六祖”），分别向滇南、滇西、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黔西南以至黔中一带发展。书中除概述“六祖”

分支外，着重记述其第六支系默部(德施氏)的罗甸水西从慕齐齐至安胜祖八十四代的世系。还把各代主系的母亲名字记下来，这是彝族历史记载的一个特点。书中还有专题记载彝族地方政权古罗甸水西的疆域四至以及这个奴隶制小王国对其所属土地、民奴和仓库的管理。最后一章记述了清康熙三年云南王吴三桂平水西，杀灭安坤以及其后吴三桂反清，安坤之子安胜祖率兵复仇，打败吴王，收复水西地的情况，直到康熙三十七年，安胜祖死后绝嗣改土归流为止。

据贵州《大定县志》卷五《水西安氏本末》(下)所载：“安氏自汉后主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七年，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中朝，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史，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常自称为趣慕，一作苴慕。”彝、汉文史资料记载的相互印证，说明这是研究彝族历史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书后附有王桂馥同志编的《彝族远祖及罗甸水西世系表》，对于理解这部彝文史料有所帮助。

三、《金石彝文选》这部是就原《丛刻》中的《千岁衢碑记》和新增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明成化钟铭文》共三篇彝文金石铭文编译而成。这两篇碑刻和一篇铜钟铭文，都有汉文、彝文合璧铭记，一并附入。惟彝文碑铭与汉文碑铭的内容各异，汉文碑铭只记述修桥、筑路和铸钟的缘因和结果，而彝文碑铭除有此内容外，还用大量篇幅记载了本族的掌故。如《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和《千岁衢碑记》都把彝族默部支系德施家的历史叙述一番。它对于研究彝族历史很有参考价值，所以在编译中按历史发展顺序把它列在《古史通鉴》之后。

四、《献酒经》是彝族呗毫在向各种神灵献酒时念诵的经文。全经22章。除首章总述献酒礼仪的兴起外，其余各章分别向21类59个神灵献酒祈福。

经文开始就用夸张的手法描绘献酒后，出现“银树花蓬蓬，金海浪滔滔”的繁荣景象。接着又对比叙述献酒礼仪兴起前后天地间和人世上暗淡与光明的不同情景，说不献酒之时，天上日月星辰不放光，地下四时反常，谷粒不成熟，果树不结实，桑蚕无收获，鱼儿不繁殖。人间君王不能施政，臣宰不能行令，祭师不能献祖，工匠口不利，心不灵，男不会打铜，女不会织锦。后来经过哎哺氏族的男女，采摘酒曲香花，作曲酿美酒，兴起了献酒礼仪。天君策耿纪喝酒获长寿，地后亥堵府喝酒得高龄，于是天上日月星辰大放光明，地下四季分明，五谷丰登，果实累累，桑茂蚕多，水深鱼繁。从此君能理政，臣能行令，师能祭祖，工匠心灵手巧，男子会打铜，女子会织布，真是献酒灾除。因而彝族家家户户常年向百神献酒。这种鲜明对比用高度夸张的描写，体现出彝族文学的特色。

以下诸章分别叙述向21类59个神灵献酒。在献酒词中，颂扬神灵庇佑人们的作用。如“年神月神”帮助人们“定了年月，分了四季”；“灵神”保佑人们“事事顺利”；“武神”保佑人们“战斗胜利”；“狩猎神”帮助人们多获猎物；“农时节令神”给人们保证“丰收”……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彝族古代的原始宗教以及他们的经济、文化等生活面貌。

五、《祭龙经》是原《丛刻》中《权神经》改译的。全经分九章，一至五章分别记述彝族种谷米酿酒、作祭饭、取净水、摘青枝以祀奉龙神。其中用马作祭牲，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甚至不曾听过的，只有在彝文古籍中还能见到。六、七章记述彝族之所以祭龙神，是因其祖先死后，他们的灵魂是跟龙神在一起的。又说彝家的住宅要选个好屋基，人住了才长寿，才有福禄威荣，这是龙神保佑的。第八章叙述古人鲁肯舍夷带着一群女奴到沙美卧赫的海滨洗彩线，海面上游来一对小金龙，鲁肯舍夷把小金龙抱回来，虔诚地设坛致祭，龙神保佑他，因此得到福禄。他的后世作了官，在武、乍、糯、恒、布、默和洛举七家掌了权，七家都当了君长，从此兴盛起来。彝家也因此世代都祭龙神。这个故事说明在彝族先民中，不仅有虎图腾，还有龙图腾。第九章是唢毫为主人祈福的祝词。

六、《解冤经》分上下两卷，是彝族在遭遇灾祸或碰到不祥之兆后，请唢毫来念诵的经文。旧时彝族认为不祥之兆很多，如蛙蛇进屋，蚂蚁绕房，门槛长茨，鹰落屋脊，蝉鸣柱上，甌子发响，公鸡乱叫，母鸡生铁蛋，屋角挂蜂巢，……都认为祸萌先有兆，终日惶惶不安，“一年十二月，十二月不灾，只怕一月灾；一月三十天，三十天不灾，只怕一天灾；一天十二时，十二时不灾，只怕一时灾。”因此要请唢毫念《解冤经》来禳解，扫送灾祸。把作祟的鬼神扫送到从不耕种放牧的荒山僻境，叫它“千人不逢，万人不遇”。

“解冤”仪式有两种。一种是专为某个人禳解消灾的，叫“解身上”。《解冤经》上卷的经文是为此而念诵的。另一种是为全家清吉而把冤愆禳解扫送出门，叫“打扫屋内”，下卷即为此而念诵。

七、《指路经》即原《丛刻》中的《天路指明》。是彝族在人死后请唢毫念经祭荐的经文之一。它指引死者的灵魂从当地起程，沿着先祖迁移路线，逐站走向本民族的发祥地云南会泽一带，和老祖宗聚会在一起，有叶落归根之意。

川、滇、黔、桂各彝族地区的《指路经》，都从本地出发，把亡魂引向共同的聚会点。如将各地《指路经》的路线联系起来，就可绘出一幅古代彝族迁徙的路线图。这是研究彝族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指路经》还可反映出彝族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如其记载指引亡魂走上归途时，唢耄以“向导”的身份，告诉死者“站在甲地，看到乙地；站在乙地，看到丙地……”如此一“站”一“看”；又一“站”、一“看”……使亡魂飞度关山，不断向前驰行。有时教死者“披甲执戟”、“扬鞭策马”；有时教他如何通关越隘；有时教他卸鞍歇马，有时又教他欣赏途中景致……这些生动的描写，洋溢着视死如归的情感。听着唢耄唸诵这些经文，生者为死者哀悼的心情也忘掉了。

八、《玄通大书》是研究古代彝族玄学思想的一部经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名《𪛗𪛗》[suɿ seɿ]意为“金书”，有视为珍贵如金的概念。下册名《𪛗𪛗》[suɿ muɿ]，意为“大书”或“通书”，也是不当一般经书看待的。上册主要就男女生辰配合“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十二宫辰”、“二十八宿”等的逢值，推算一个人的“福禄寿喜”和他一生的否泰忧乐，属推算“命理”的书。下册就年、月、日、时所逢值的干支、五行、辰宿占卜人们的吉凶遭遇，或选择吉日良辰，以决定生产、生活和斗争中的各种行动。

旧时彝族认为“生死有命”，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命”好不好，一生将过得怎样。婚配成家、子女财帛、延年益寿，莫不寄托于“命运”，总要问一问掌握《玄通大书》的唢耄。又，凡一切耕作、放牧、行猎、修建、贸易、出行和丧葬、祭祀、嫁娶、迁居……诸般行动都需事先卜问吉凶，请唢耄看《玄通大书》后才决定可否行动。这些本是唯心主义的玄学，很难找到科学依据。但它却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彝族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九、《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是自云南省武定县搜集编入的，其经文不仅仅是占卜，除“鸡卦”和“作斋胛骨卜”两段外，还有“祭祖”、“播福”、“袪污”、“袪淫污入祖列”诸段。此篇由于搜集不完全，记述不够系统，有的语句表意不明确，其不能译者则付阙如。

十、《唢耄祖经》（以下简称《献祖经》），是从四川凉山搜集编入的，用以替换原《丛刻》中的《夷人做道场用经》。

《献祖经》是唢耄在献祭祖宗时念诵的，而其内容不限于向祖灵献祭，主要是在祖灵面前背诵唢耄的历史。经书先叙述一位神通广大的唢耄名叫“偈唢”（贵州经书有同名记载，见《解冤经》上卷），他把虎、鸱、鹞来当祭牲。接着又说远古时有个名叫史兹史得的先当了唢耄，随后女里、什叟、靡莫（贵州经典作尼能、实勺、鄂莫）等彝族中也出现了唢耄，各传了十代、八代、十一代，先是心灵多智，后来却变得不聪明了，所以祈福不得福，治病不见愈。直至“邛补”即彝族“六祖”的时代，“合”（贵州经典作“糯”）家才有了真正聪明能干的唢耄。使用杉签筒、法帽，用所蒙耳合、纳补务卓两地的纸和墨写

经文，于是祭了祖，祈福得了福，治病见了效。

书中还记载合（糯）家的叭毫开始出现在安宁河地方，后来有个名叫阿都尔补的叭毫，远走他乡，寻求天上降下的神铃，作为叭毫的法宝，他的神通更加广大了。其后裔仍为叭毫，并使法力招来山川妖怪，战败敌人。连续消灭了危害彝人的大鹏、老熊和恶虎……这一系列神话传说，固然不能作史实看待，但他却反映出彝族叭毫出现得很早，叭毫有经文当不晚于彝族“六祖”的时代。

彝族历史文献是一部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做好继承发展的工作。增订《丛刻》的工作是从1981年春开始，由中央民族学院邀请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四川省岑光电和云南省张兴、唐承宗等同志与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和少族民数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协作。制订增订计划，分工负责，历时年余。先后参加增订和讨论工作的有果吉·宁哈、黄昌寿、王桂馥、王仕举、罗正仁……等同志，始终其事者有马学良、罗国义、陈英、范慧娟。全部稿子由罗国义同志阅正。他是原《丛刻》译者罗文笔先生的长子，家学渊源，对彝文经籍有较深的造诣，是这增订本最适当的主力。王世忠抄正彝文并作部分断句，王继超绘制插图。伍文珍、宾万聪、李生福等同志担任部分注音和抄写工作。

整理彝文文献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既限于水平，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

马学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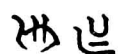
1982年10月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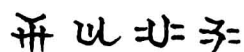


书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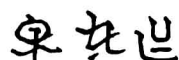
 训书

 古史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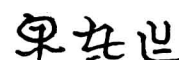
 金石彝文選

 獻酒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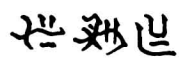
 祭龍經

 解冤經

上卷

 解冤經

下卷

 指路經

 玄通大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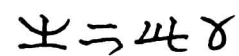
玄通

大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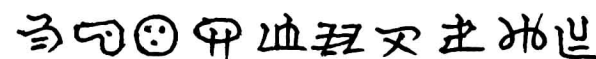
 玄通大書

玄通

大書

 頌耄獻祖經

頌耄獻祖經

 武定羅婺夷占吉凶書

武定羅婺夷占吉凶書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 卩